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九十回 避嚴親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

且說金輝聽了巧娘的言語，明是開脫小姐，暗裡卻是葬送佳蕙。佳蕙既有污行，小姐焉能清白呢？真是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。那知後來金公見了玉釵，便把佳蕙拋開，竟自追問小姐，生生的把個千金小姐險些兒喪了性命。可見他的計謀狠毒。言雖如此，巧娘說「焉知不是佳蕙那丫頭」這句話，說的何嘗不是呢？他卻有個心思，以為要害小姐，必先剪除了佳蕙。佳蕙既除，然後再害小姐就容易了。偏偏的遇見個心急性勃的金輝，不容分說，又搭著個純孝的小姐不敢強辯，因此這件事倒閉的蒙混了。且說金輝到了內書房安歇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了次日，悄悄到了外書房一看，可巧施俊今日又會文去了。金公便在書房搜查，就在書箱內搜出一枝玉釵，仔細留神，正是給女兒的東西。這一氣非同小可，轉身來到正室，見了何氏，問道：「我曾給過牡丹一對玉釵，現在那裡？」何氏道：「既然給了女兒，必是女兒收著。」金輝道：「要來，我看。」何氏便叫丫環到小姐那裡去取。去不多時，只見丫環拿了一枝玉釵回來，稟道：「奴婢方才到小姐那裡取釵，小姐找了半天，在鏡箱內找了一枝。問佳蕙時，佳蕙病的昏昏沉沉，也不知那一枝那裡去了。小姐說：『待找著那一枝，即刻送來。』」金輝聽了，哼了一聲，將丫環叱退，對夫人道：「你養的好女兒！豈有此理！」何氏道：「女兒丟了玉釵，容他慢慢找去。老爺何必生氣？」金公冷笑道：「再要找時，除非到書房找這一枝去。」何氏聽了詫異道：「老爺何出此言？」金公便將手帕扇擲與何氏，道：「這都是你養的好女兒作的！」便在抽內把那一枝玉釵取出，道：「現有對證，還有何言支吾？」何氏見了此物，問道：「此釵老爺從何得來？」金輝便將施生書箱內搜出來的事說了。又道：「我看父女之情，給他三日限期，叫他尋個自盡，體來見我！」說罷，氣憤憤的上外面書房去了。

何氏見此光景，又是著急，又是傷心，忙忙來到小姐臥室。見了牡丹放聲大哭。牡丹不知其詳，問道：「母親，這是為何？」夫人哭哭啼啼，將始末原由述了一遍。牡丹聽畢，只嚇的粉面焦黃，嬌音軟顫，也就哭將起來。哭了多時，道：「此事從何說起！女兒一概不知。叫乳母梁氏追問佳蕙去。」誰知佳蕙自那日遺失手帕扇墜，心中一急，登時病了。就在那日告假，躺在自己屋內將養。此時正在昏憤之際，如何答應得上來。梁氏無奈，回轉繡房，道：「問了佳蕙，他也不知。」何氏夫人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！」復又痛哭起來。牡丹強止淚痕，說道：「爹爹既然吩咐孩兒自盡，孩兒也不敢違拗。只是母親養了孩兒一場，未能答報，孩兒雖死也不瞑目。」夫人聽到此，上前抱住牡丹，道：「我的兒呀！你既要死，莫若為娘的也同你死了吧。」牡丹哭道：「母親休要顧惜女兒。現在我兄弟方交七歲，母親若死了，叫兄弟倚靠何人？豈不絕了金門之後麼？」說罷，也抱住夫人，痛哭不止。

旁邊乳母梁氏，猛然想起一計，將母女勸住，道：「老奴倒有一事回稟。我家小姐自幼穩重，閨門不出，老奴敢保斷無此事，未免是佳蕙那丫頭幹的，也未可知。偏偏他又病的人事不知。若是等他好了再問，惟恐老爺性急，是再不能等的。若依著老爺逼勒小姐，又恐日後事明，後悔也就遲了。」夫人道：「依你怎麼樣呢？」梁氏道：「莫若叫我男人悄悄僱上船一隻，兩口子同著小姐帶佳蕙，投到唐縣舅老爺那裡，暫住幾時。待佳蕙好了，求舅太太將此事訪查，以明事之真假，一來暫避老爺的盛怒，二來也免得小姐傾生。只是太太擔些干係，遇便再求老爺便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跟前，我再慢慢說明。只是你等一路上，叫我好不放心。」梁氏道：「事已如此，無可如何了。」牡丹道：「乳娘此計雖妙，但只一件，我自幼兒從未離了母親，一來拋頭露面，我甚不慣；二來違背父命，我心不安，還是死了乾淨。」何氏夫人道：「兒呀，此計乃乳母從權之道。你果真死了，此事豈不是越發真了麼？」牡丹哭道：「只是孩兒捨不得母親奈何？」乳娘道：「此不過解燃眉之急。日久事明，依然團聚，有何不可？小姐如若怕出頭露面，我更有一計在此。就將佳蕙穿了小姐的衣服，一路上說小姐臥病，往舅老爺那裡就醫養病。小姐卻扮作丫環模樣，誰又曉得呢？」何氏夫人聽了，道：「如此很好。你們就急急的辦理去吧。我且安置安置老爺去。」牡丹此時心緒如麻，縱有千言萬語，一字卻也道不出來，只是說道：「孩兒去了。母親保重要緊！」說罷，大哭不止。夫人痛徹心懷，無奈何，狠著心去了。

這裡梁氏將他男子漢找來，名叫吳能。既稱男子漢，可又叫吳能，這明說是無能的男子漢。他但凡有點能為，如何會叫老婆作了奶子呢。可惜此事交給他，這才把事辦壞了。（他不及他哥吳燕能有本事，打的很好的刀。）到了河邊，不論好歹，僱了船隻。然後又僱了小轎三乘，來到花園後門。奶娘梁氏帶領小姐與佳蕙乘轎到河邊上船，一篙撐開，飄然而去。

且說金輝氣憤憤離了上房，來到了書房內。此時施生已回，見了金公，上前施禮。金輝洋洋不睬。施俊暗道：「他如何這等慢待於我？哦，是了。想是嗔我在這裡攪他了。可見人情險惡，世道澆薄，我又非倚靠他的門楣覓生活，如何受他的厭氣！」想罷，便道：「告稟大人得知，小生離家日久，惟恐父母懸望，我要回去了。」金輝道：「很好。你早就該回去。」施俊聽了這樣口氣，登時羞的滿面紅漲，立刻喚錦箋備馬。錦箋問道：「相公往那裡去？」施俊道：「自有去處，你備馬就是了。誰許你問！狗才，你仔細，休要討打。」錦箋見相公動怒，一聲兒也不敢言語，急忙備了馬來。施生立起身來，將手一拱，也不拜揖，說聲「請了」。金輝暗道：「這言生如此無禮，真正可惡！」又聽施生發話道：「可惡呀，可惡！真正豈有此理！」金輝明明聽見，索性不理他了，以為他少年無狀。又想起施老爺來，他如何會生出這樣子弟，未免歎息了一番，然後將書籍看了看，依然照舊。又將書籍打開看了看，除了詩文之外，只有一把扇兒，是施生落下的，別無他物。

可惜施生忙中有錯，來時原是孤然一身，所有書籍曲章全是借用這裡的。他只顧生氣，卻忘了扇兒，放在書籍之內。彼時若是想起，由扇子追問扇墜，錦箋如何隱瞞？何況當著金輝再加一質證，大約此冤立刻即明。偏偏的施生忘了此扇，竟遺落在書籍之內。扇兒雖小，事關重大。若是此時就明白此事，如何又生出下文多少的事來呢？

且說金輝見施俊賭氣走了，便回到內室，見何氏夫人哭了個淚人一般，甚是淒慘。金輝一語不發，坐在椅上歎氣。忽見何氏夫人雙膝跪倒，口口聲聲：「妾身在老爺跟前請罪。」老爺連忙問道：「端的為何？」夫人將女兒上唐縣情由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老爺只當女兒已死，看妾身薄面，不必深究了。」說罷，哭癱在地。金輝先前聽了，急的跺腳，惟恐醜聲播揚。後來見夫人匍匐不起，究竟是老夫老妻，情分上過意不去，只得將夫人攙起來道：「你也不必哭了。事已如此，我只好置之度外便了。」

金輝這裡不老，那知小姐那裡生出事來。只因吳能忙迫僱船，也不留神，卻僱了一隻賊船。船家弟兄二人，乃是翁大翁二，還有一個幫手王三。他等見僕婦男女二人帶著兩個俊俏女子，而且又有細軟包袱，便起了不良之意，暗暗打號兒。走不多時，翁大忽然說道：「不好了，風暴來了。」急急將船撐到幽僻之處。先對奶公道：「咱們須要祭賽祭賽，方好。」吳能道：「這裡那討香蠟紙馬去？」翁二道：「無妨，我們船上皆有，保管預備的齊整，只要客官出錢就是了。」吳能道：「但不知用多少錢？」翁二道：「不多，不多，只要一千二百錢足夠了。」吳能道：「用什麼，要許多錢？」翁二道：「雞魚羊頭三牲，再加香蠟紙鏢，這還多嗎？敬神佛的事兒，不要打算盤。」吳能無奈，給了一千二百錢。

不多時，翁大請上香。奶公出船一看，見船頭上面放的三個盤子，中間是個少皮無腦的羊腦袋，左邊是只折脖缺膀的雞嫁妝，右邊是一尾飛鱗四目的鯉魚乾；再搭上四零五落的一掛元寶，還配著滴溜搭拉的幾片千張。更可笑的，是少顏無色的三張黃錢；最可憐的，七長八短的一束高香。還有一高一矮的一對瓦燈臺上，插的不紅不白的兩個蠟頭兒。吳能一見，不由的氣往上沖，道：「這就是一千二百錢辦的麼？」翁二道：「諸事齊備，額外還得酒錢三百。」吳能聽了發急道：「你們不是要訛呀！」翁大道：「你這人祭賽不虔，神靈見怪，理應赴水，以保平安。」說罷，將吳能一推，撲咚一聲，落下水去。

乳母船內聽著不是話頭，剛要出來，正見他男子漢被翁大推下水去，心中一急，連嚷道：「救人呀，救人！」王三奔過來就是一拳，乳母站立不穩，摔倒船內，又嚷道：「救人呀，救人呀！」牡丹此時在船內知道不好，極力將竹窗撞下，隨身跳入水中去了。翁大趕進艙來，見那女子跳入水內，一手將佳蕙拉住道：「美人不要害怕，俺合你有話商量。」佳蕙此時要死不能死，要脫不能脫，只急的通身是汗，覺的心內一陣清涼，病倒好了多一半。外面翁二合王三每人一枝篙將船撐開。佳蕙在船內被翁大拉著，急

的他高聲叫喊：「救人呀，救人！」

忽見那邊飛也似的來了一隻快船，上面站著許多人，道：「這船上害人呢，快上船進艙搜來。」翁二王三見不是勢頭，將篙往水內一拄，嗖的一聲跳下水去。翁大在艙內見有人上船，說進艙搜來。他惟恐被人捉住，便從窗戶竄出，赴水逃生去了。可恨他三人貪財好色，枉用心機，白白的害了奶公並小姐落水，也只得赤手空拳赴水而去。

且言眾人上船，其中有個年老之人道：「你等莫忙。大約賊人赴水脫逃。且看船內是什麼人。」說罷，進艙看時，誰知梁氏藏在牀下，此時聽見有人，方才從牀下爬出。見有人進來，他便急中生智，道：「眾位救我主僕一命。可憐我的男人被賊人陷害，推在水內淹死。丫環著急，竄出船窗投水也死了。小姐又是疾病在身，難以動轉。望乞眾位見憐。」說罷，淚流滿面。這人聽了，連說道：「不要啼哭，待我回老爺去。」轉身去了。梁氏悄悄告訴佳蕙，就此假充小姐，不可露了馬腳。佳蕙點頭會意。

那人去不多時，只見來了僕婦丫環四五個攙扶假小姐，叫梁氏提了包裹，紛紛亂亂一陣，將祭賽的禮物踏了個稀爛。來到官船之上，只見有一位老爺坐在大圈椅上面，問道：「哪女子家住那裡？姓什麼？慢慢講來。」假小姐向前萬福，道：「奴家金牡丹，乃金輝之女。」那老爺問道：「那個金輝？」假小姐道：「就是作過兵部尚書的。只因家父連參過襄陽王二次，聖上震怒，將我父親休致在家。」只見那老爺立起身來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原來是姪女到了。幸哉，幸哉，何如此之巧呀！」假小姐連忙問道：「不知老大人為誰？」因何以姪女呼之？請道其詳。」那老爺笑道：「老夫乃邵邦傑，與令尊有金蘭之誼。因奉旨改調長沙太守，故此急急帶了家眷前去赴任。今日恰好在此停泊，不想救了姪女，真是天緣湊巧。」假小姐聽了，復又拜倒，口稱叔父。邵老爺命丫環攙起，設座坐了。方問道：「姪女為何乘舟，意欲何往？」

不知假小姐說些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